

歌与我的四年

今日方才又在因为蜜蜂面对学测而产生的痛苦物理问题而怀疑人生。我的鼻子似乎时时刻刻都想要爆炸，变成我生命中第一团绿色的冰雾。但它们终究只是凝绝不通，而没有真的这样做。于是我就狠狠地擤了一口鼻涕，然后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找草稿纸。我在江宁的这处荒凉的住宅“隐居”的时候，一向都是近乎神秘地存在着的：不带什么学习用品，有的时候甚至书包和电脑也都整个一并不带来了。真是颇有一番“谪居卧病浔阳城”的风采。但今日我侥幸带了纸和笔。于是我根本没看正面写了什么，就直接翻到背面开始求导。

过了一会儿我就拍照过去，蜜蜂大概是懂了。也可能没有。但此刻我的心绪显然已经被这荒凉的居所与悲怆的雪夜而拉到别处了。刚才出门时好像灌木丛中的积雪都结冰了呢。它们不像地上黑乎乎的烂泥一般的冰一样好脏好脏。它们更像是千树万树的梨花、一夜残败的玫瑰。于是我就彻底把蜜蜂的追问抛在脑后，想起这四年来无数首歌里的那些雪夜、玫瑰与冻结成冰的泪水来了。当然又写了一会儿我才后知后觉地又打开了一下消息框，其实并不是我把追问抛在脑后，而是蜜蜂摆烂了。好罢。

前几日我反反复复在哼唱着“Je dors sur des roses……”，仿佛，我于寒冷的夜晚和令人心焦的因艺术节而生的悔恨中无法逃避的痛苦感，就真能随着歌声葬送在我的玫瑰中了。可我又知道我不曾有什么玫瑰。十月的最后一日我与蚂蚱和猫落地巴黎，而后在塞纳河畔有些俗气地大声公放着《告白气球》。我给那位拍了爱情锁桥和像神明的光辉一样湛蓝的天空。天空中没有一丝白云，我也口口声声说着我好想好想在巴黎遇见那位。要是真遇得见，我想，我也只会逃避而不发一言了罢。

于是我们就继续走，走了两公里之后尴尬地发现埃菲尔铁塔在反方向。之后大概就是去了巴黎圣母院罢。值得一说的是，圣母大学随着芝加哥大学的“Dinosaur!”开始，不知何时，就开始一直往我的两个邮箱疯狂投送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好像我如果去申请它们就真的会要我一样。卡梅就从来没有给我发过这种邮件，可我的手边现在就让我有些惊讶地摆着它实体的宣传册。我试着去想它是从哪里来的。三秒之后我又喝了一口水，而后脑中再次出现班斯科那片深邃得像我梦中时常见到的那只眼睛一样美丽的星空，星空下舞动着的自助餐与派对，派对上台湾队大声唱着的歌。啊……是什么来着？哦，好像还是《告白气球》呢。那天我和他们说，我十一月就要去巴黎。

后来我就带回了一只亮闪闪的钥匙扣。我想我当时或许是打算送给蜜蜂的，但终究没找到时间送。或许我圣诞节就会送的罢。可是我在重新记起我买了那只钥匙扣之前就买好了那只看上去特别蠢的玩偶。于是我又想到两年前的圣诞节。那一年我送了蜜蜂一只巨大的菜狗玩偶。那一年我从分部跑到本部去看灯火晚会。那一年的初雪好像是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是在那一年我颤抖着摇着头近乎想要呕吐，从令我惘然的学校走回家中。我打开电脑，一连写了两片歌词：《紫玫瑰》和《水玫瑰》。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每次蚂蚱听到我在唱前文所提到的沉睡于玫瑰中的时候简称其为“睡玫瑰”时，我会感到有些惊愕。所幸那两首关于遗憾与期待的歌曲，我只是发给了蜜蜂，而没有让太多人所知。我猜我现在大概率已经找不到它们了。但我还是决定翻翻一些陈旧的文件夹，掸掉它们令人咳得心脏一紧的灰尘，正视那时正掩面的我。我想，当我自己掩盖着脸上奇异的神色之时，或许就是预想到了两年后的我要如此卑劣得凝视我自己——而那时的我终究不愿被两年后的自己嘲笑罢。其实你怕什么呢？我想对他说。现在的我看到那时无比坚定的我，难道不只会嘲笑现在的自己吗。还是，你的意思是说……劝我连现在的自己也不要随便嘲笑吗？好罢……真是谢谢你了呢。

于是我就正式打开那些文档。首先是很典的景物描写：“夕阳下的城市像沙漠，却还闪着点点渔火”。看似用了很生动的比喻但又其实什么都没写。我就当这是比兴了罢，但依旧

很符合我那时候的创作手法。后面一段不重要，都不重要，看了一眼直接跳过。最后就是“我的玫瑰在风中凋落，得不到的重新造作。紫色轮廓，我接受的脆弱，直到百般遗憾终难诉说，不描摹”。客观来说还是有一定表现力的。如果不明确点出“遗憾”二字，或许会更好一些罢。但那时的我相当满意这一作品——这当然更正常。心境所在，又怎不以深刻感人而自居呢。

再看看另一首罢。“玫瑰色的山边小池塘，映衬着艳丽的天光”。好家伙，居然又是景物描写。那时的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写了吗？我后来又一看，不是明明还有《黑玫瑰》的“如雨后的枝叶残损，愿舍弃玫瑰换我完整”这类虽然逻辑不太通顺却至少更加深刻一些的比喻吗。无所谓了，继续看下去。“你说漫漫大水会过量，得不到的玫瑰也虚妄”“你终将盛开在水中央，轻点湖面指引我远航”这两句算是有些新意，因为在我的歌词里出现“你”这个人物的次数很少很少。我这样心中只有自傲而总是看不见别人的人，在什么时候才会说“你”呢。我搜刮了好久我的文件夹，想了半天，也只剩下《二百二十》曾经有过这样的诉说感了罢。而我在写后者的时候，又怎么敢真的去诉说呢。

我看不下去那样一个写着《水玫瑰》的、对一段又一段新的感情正满怀期待的、无比天真的我了。我更看不下去，他在最后一个段落说：“水光潋滟感情正适量，浓抹淡妆，玫瑰不伪装”。他透过捂住眼睛的两只手的某条指缝，偷偷看向正错愕地看着他的我。这下他也可以尽情嘲笑我了：原来两年过去，我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做到。

那时的歌词里，还有好多好多的“愿”。我写过“愿守情长，为真情得以相往，为我夜半的依存，不归假象”。我写过“愿作蟾蜍鸣战曲，尽释魂泪作新妆”。啊，对了，还有前面说的那句“愿舍弃玫瑰换我完整”。我许久不曾写过歌词了。但当我回顾那时的文字，总还能听见那个说不上是否比现在更孤独的我，在纸笔前的一呼一吸。至少……那时的我所“愿”的，我还不算是一个字也没有做到罢。

我终究至少做到了不“完整”地“舍弃玫瑰”。我躁动地死去，带着狂妄且灿烂的笑容，180以上的心率试图说服我：你真正的心安了。

而我触电般的思绪，继续逼着我活着，继续逼着我永不心安——因为我配不上一个心安理得的自己的。

无所谓了，那我就不心安理得地继续擤着鼻涕，换一条冰毛巾，然后继续唱一些歌。我连续四年参加了南外好声音，到今年终于是再也不敢参加了——因为实在不会唱歌，从来也没有过初赛。记得初三那年我和卓老师从分部回本部参加比赛，路上在鲜果e茶旁边的旁边的某间小店买了肉夹馍。现在鲜果e茶已经关门了，就像疫情期间这条路上无数开了又关的店面一样，“负雪初樱，风来尽去，不复挺拔色”。记得初二那年我独自一人在操场上一边走着圈一边练着歌，一边看着渐渐黑下去的天色。三年后的我如果夺舍了那时我自己的眼睛，或许会写出“天色如墨，湖光生冰”这一类孤平到底并不优美的骈体来。但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文艺细胞的。我只是唱着我的电视剧主题曲，以至狗老师也锐评我：“歌品有待提高”。

我歌品是什么时候开始“提高”的呢？那时我每天固定不变的活动就是吃完晚饭，水完数学作业，和母亲下楼散步。散步的路线也总是一成不变的，从南外门口到北京东路和龙蟠中路交叉口，然后再返回，如此重复两遍。一开始我既没有手机也没有耳机，我就和母亲随便聊几句天。后来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也有了手机和耳机。你们看，如果我把这两个分句倒过来说，一种无形的愧疚感就压抑上来了。可是我就不倒着说，于是就假装自己没有那样渐渐生疏的愧疚感。真是像极了我没日没夜吹捧所谓“语言的艺术”的时候的嘴脸呢。由于有了手机和耳机，我就疯狂地找歌来听。卓老师和野马力推薛之谦。我就开始听。

时至今日我播放榜前十里已经只有一首他的歌了。是《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但曾几何时我的口味也是异常单一的——以至于前五十可能有四十首都是。我在初二那年的班级联欢上就唱的是《绅士》。但我走调实在太严重，以至于电脑听不下去自己蓝屏了。后来

南外的电脑都换成了 win11。它们就再也没有蓝屏。那天我唱完歌想邀请某人和我一起去看外面还没化完的雪。但——就像之前所说——我做不到所谓“玫瑰不伪装”。于是我就不发一言。我们玩了好久的 UNO 牌。当时还有炸鸡和我或许已有些淡忘了的某些同学。之后我就和里奥下国际象棋。那时的我还很能与他们玩到一起呢。

初三那年的班级联欢我唱的则是《凤毛麟角》。那时才出的新歌。我降了 3 个 key，然后还是破音了。唱完我就灰头土脸地和常老师与宋老师去 D9 街区吃晚饭，而后骑车去本部看晚会。我只记得饭不好吃，蜜蜂看到了她想看的表演，而我错过了我想看的所有。那时的我会觉得遗憾吗？遗憾 2021 年就这样过去了而我终究对什么都不再敢开口？遗憾沁入骨髓的寒冷与凤毛麟角的稀有？遗憾《紫玫瑰》里的那些遗憾？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再写。

不，我写了的。我写了两百多字的年终总结。超级简短，但是与 2022 年一万多字的那一篇相比，却是同样地字斟句酌。我至少用各种奇奇怪怪的“典故”，提到了我想提到的每个人。我更翻开了 2020 年末我写下并紧握着的那张纸条——was 要求我们写的。我于是又把它写进了那简短的两百多字：“新的一年，我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热爱”。而后 2022 的我又抄了这句话。今年的我呢？或许到最后没东西可写了，也还要抄它。

这可悲吗？可悲罢。明明这四年所谓的“热爱”，早已不甚相同。2020 的我，难道能预料到今天的我会忘我地为半咸水语言学公开赛出着题，反反复复地宣传着语言学奥赛吗。那时的我，是不是还正妄想着要在 IOI 里夺金呢。

这真的可悲吗？又不可悲罢。至少，我还一直有足以让我热爱的人与事啊。

记得 2022 年终总结里的每个月我都执意要挑出 1~2 首我当时最喜欢的歌，或者至少是听得最多的，然后加以解析。那样的解析其实不仅是在说歌曲所要传递的什么事物，而是把我自己的心绪也蕴藏其中了。现在看来那样的格式已经是有些死板的了。因而今年的我绝不会再这么写。但那些歌曲里也有不少值得我至今为它们流泪。《一丝不挂》。《何日重到苏澜桥》。《人来人往》。《All My Fault》。《Month》。《无数》。《失忆蝴蝶》。《朱砂痣》。还有……

《赔我做梦》。

我莞尔。那时的我，难道真的听得懂《赔我做梦》里那从异地不可得到最终生死两隔的绝望吗。现在的我或许能勉强理解其十之一二了罢——当我说我真的好累，那位却说那就不打扰。我当时近乎痴呆地望向窗外摇晃着冻结的巴黎体育宫。我没说出口的是：可我……想要你陪我做梦。而那梦现在又在哪里呢？我坐着十四个小时的飞机回国，手机里一篇又一篇的最终要说的话逐渐成形。蚂蚱也坐着那飞机回国，疯狂窜着稀而不发一言。猫老师也是，但回来后就开始为了期中与期末执着地学习。于是我怎能不想起，去年的今日，那是疫情停课网课刚开始的周一，有人对我说：

“但是我现在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有你们，孤独感就会冲淡一点了呢”。

我至今依然反复犹疑那“你们”是不是包含我的，就像《嘉然小姐的狗》中说的“好想要这个集合对我做一次胞吞”。

我至今依然不明白是不是有人刻意地让我生存于他们构筑出的伟大而迷幻的梦境之中，直到残酷的转醒。

我至今依然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艺术节结束回家后就会止不住地流泪，五年来那泪水只是积压得越来越多。

我至今……只想唱去年的那一首歌了。

“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那被汪洋洗净、如雾般迷离的，曾是谁的鲜血呢？那曾声震云霄、如丝般困缚的，曾是谁的乐章呢？

我谨以此文记叙我仅存的几首愿唱一生的歌曲。

紫顶鹤
2023.12.19
于南京